

# 路燈，在鄉村的夜裏

陳史文

塵煙夢囂般地漫揚起來，當一部草綠色的計程車飄過美麗姣小的背影之後。然而挨着田畦的路燈，配合着懸連天際的明月和星星，這麼恬和柔弱地斜照，却是美麗的。因此鄉村的夜裏便富有詩人、觀光客、和斷腸人所感觸的鄉村特別色彩，它也是平凡、純樸、而且幽穆的。

溫馨的三月春，帶來浮游的小氣團，感覺得薄薄地、鮮涼地，它輕輕微微地搖曳着人們心頭的理想與現實的語絲。我背着手也有時垂下手，自然地打着輕適而無意的腳步，參差重複地落在——一支叫做內新高枝六號——光照下的小廣場上。我拖着拖鞋，並沒有注意瀾瀾的腳步聲，而是發覺剛才塵煙降回路上，使這條鄉村的道路，增加許多二氧化碳的資源，但可惜却也遮滅了一些路燈下鄉村夜裏的泥土氣息。

就是那根六號的電桿，好似任重道遠的神兵：最上方緊貼着密麻麻的銅絲，好比血管一樣，裏面帶來一份養料；下方釘着一盞百燭光的燈泡，透出迷迷糊糊的光潮，與前前後後的同伴相映成趣；較下方粘着幾張顏色黯淡的廣告紙，文詞是「請用某某」，字跡已甚古老，恐怕那些東西也已絕跡或變相了；最下方環擁着許多雜草，一條水門汀的排水溝迴起來自上方的光芒。

正好，那根路燈，北面對着媽祖廟（八媽）的宮闕和夜都市上空的輝幕；南面背着昏昏欲睡

的田野和蜿蜒渺茫的山脊。廟前就是那個小廣場，時常是村人走動場所之一，尤其在晚飯後許多村童便來到這裏，有時候近十個玩在一起，嘻嘻哈哈玩着所謂「捉蕃」，一個當小丑，其他的各自東藏西躲，在此刻有些頑皮的孩子吶喊着，鬼啊！魔啊！嚇得膽小的幼童尖聲吶喊着，救命啊！有的甚至放聲大哭，但哭聲却有免疫性；過了一會兒，小丑便開始搶著，但也得「顧主」，當情況進入高潮，於是小丑高呼着：「阿霞、阿梅、阿龍、阿貓、阿狗……」，最先被叫名而未摸到主的，便是第二小丑。因為鄉村的夜裏視線茫茫，所以雨後小水池給他們踐踏了更多的足窩，泥水附在足踝，而憨笑便再度掛在他們的嘴角，大概表示泥土的氣氣加強了。

廟庭上幾位拉胡弦的村人，在那裏製造啾啾啾的歌聲，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。我停下腳步，登上國旗臺坐下，接近廟宇，越覺得弦聲的韻律是那麽淒切、隨意、疏鬆、和古型味兒。我不懂得五線譜，更不懂他們那五聲十二律，但覺得他們的弦律在田野上跳躍着。在聲波的縈懷裏，我眺望着眼前田野的夜景：近處是初播的稻苗，田壟上叢草蔓生着，似乎蘊藏許多春天的夢，田間還有幾道竹林、檳榔樹、和猶加利樹，記得在白天可看到許多鳥雀在那裏飛翔跳躍。尤其田野中的一兩家農家的燈火，光線穿窗出窗，斜斜地落在禾草間多美妙，多寫意；遠處則是迷濛的一片翠霧，路燈因為力之不達，所以那邊就更增多了神秘。茫茫裏有許多光輝，有的稀疏着，有的成群着，都是遠處鄰鄉的燈光。整個看去，蒼闊的夜幕點綴燦燦的光點——除了陸地上的燈火，還有半空中的光照，來自月亮與星星——轉瞬間也會變幻着，腦海裏也泛起陣陣的淪漣，使人醉

昏昏眼迷迷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？

剛好有一位朋友拍醒我的夢，與他接談，迎之到家，兩人問長話短，有說有笑，然而不知所云，話畢，同他出門，夜色也加深了很多。小廣場上只有少數的行人通過，情形與傍晚時相較，宛如冬天與春天，因為傍晚時路上是上下班的人群，往往村道上是一串串的落影。路燈附近仍有許多蚊蟲飛撲着，而我並未發現它的目的何在？晚風緩緩地吹來，半天的畫布上，像寫實畫家，塗上蒼黛的背影，上面畫着大圓的月亮，環圍着許多星星閃爍，它們猶伴着灰白的雲霧。

路燈的輝光下，鄉村沐浴在夢幻的大地，哇哇！田雞和蟋蟀的叫聲，充分流露着村野的景象。理髮廳裏飄出的歌聲，伴奏着猶未步入夢鄉的人的心聲和懷思。村家，偶而傳出幾聲狗吠，不知爲了什麼？也許空氣太膠凝了。

三月裏，南國的鄉村也正陶醉在亞熱帶的海洋氣候裏，多麼迷人，但時間的確不早了。我掬起一把麥稈渣讓它飄如花絮，然後撇下留戀的一眼，好像償了一朵怡人悅目的蕙蘭，我瞞跚地走向家門，低沉的想着：科學進步日新月异，或許有的人的境地也常移動着，假如真會移動的話，我將說我懷着我過去的這一般，並希望路燈繼續嚮導着人們走向人們所喜願的路途。

（第四期）